

樅林的喧嘈

特 卡 楚 克 原 著
彼 得 潘 奇 勞 譯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前記

—

蘇聯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現在已經實現了世代相傳的烏克蘭人民底理想，把所有烏克蘭人民居住的土地聯合成了。一個大家庭。一九三九年蘇聯軍隊把西部烏克蘭從波蘭地主階級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一九四〇年，北部布柯維納從羅馬尼亞貴族的軛下解放，回到烏克蘭祖國的懷抱；一九四五年，根據蘇聯與

捷克斯洛伐克友好條約，外喀柏天嶺烏克蘭也參加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現在，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領土是五十七萬六千六百公里了。

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剛剛勝利的時期，西部烏克蘭（加烈西亞）人民仍在波、匈、奧帝國主義統治下過着悲慘的奴隸生活，外喀柏天嶺烏克蘭底農民仍在匈牙利地主階級底壓迫下呻吟。伊凡·特卡楚克（Ivan Tkačuk）是西部烏克蘭底一個革命作家，收在這本書裏的他底三篇短篇小說，描繪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時期烏克蘭人民底革命鬥爭，描繪了那個時期烏克蘭革命者的形象。彼得·潘奇（Petro Panch）是描寫烏克蘭鄉村生活的革命作家，他是短篇小說的能手，從收在這本書裏的兩篇作品，

我們彷彿看到了烏克蘭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後的兩幅鄉村圖畫。他底觀察，深刻扼要；他底筆觸，細緻有力。他底作品是短篇小說的範例。

二

關於特卡楚克和潘奇的生平，據我所知的，介紹如下：

伊凡·特卡楚克

烏克蘭底世界語老詩人伊茲古爾 (I. Izgur) 在世界語譯本底『序文』裏說：

『在我讀完了這本用「樅林的喧嘈」作集名的烏克蘭語原作的

小說集時，我完全被牠內容的生動和文字的簡明如畫所迷住了，我決定：牠是值得介紹給一切世界語者讀讀的。『關於作者，伊茲古爾這麼寫着：

『作者伊凡·特卡楚克還不很出名。他是屬於西部烏克蘭普羅作家協會的一員。在他底作品裏，被壓迫，被剝削的處在黑暗和悲慘生活中的加烈西亞工農大衆底痛苦的呻吟聲漸漸消沉，可是對沒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沒有老爺和奴隸」底新的自由的生活底強烈的希望和渴念，卻漸漸地高揚起來了。特卡楚克底作品，寫實主義地反映了恐怖地受剝削，民族地被壓迫的西部烏克蘭工農大衆底艱苦的鬭爭。特卡楚克作品裏底英雄們，不知道嘆息，他們只是戰鬭着。他們英雄地爲自由而去冒險拚命，他們彷彿

佛沒有家的「野獸」一般，在深山叢林裏忍受着飢餓，忍受着苦難。指導他們的，並非是階級的意識，而是階級的本能。他們自覺地爲自由，爲完成革命任務而戰鬪着，祕密地傳播着傳單，書報雜誌，使人民知道用組織的鬪爭去達到解放自己底道路。在小說「樅林的喧嘈」，「被打穿了的佈告」和「奸細」裏底典型是那麼心理學地被天才的作者寫實主義地明如圖畫地刻畫出來的真實的典型哪。在讀者眼前，彷彿對着銀幕似地看着在踏過加爾各答（基督受難處——譯者）而走向自己解放之路去的人民底生活和受難。」

『伊凡·特卡楚克是真正的我們底作家，我們底詩人。』伊茲古爾這麼說。『不僅因爲他是出身勞動階級，不僅在烏克蘭文

學界貢獻了許多著作，而且他多少年來在新文化的戰線上是不聲不響地艱苦地戰鬥着的。爲了保衛窮人的天國，爲了不讓豬鼻子伸進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的社會主義的花園，他彷彿一個兵士似地站在十月革命收穫物底堡壘上戰鬥着。……

彼得·潘奇

彼得·潘奇是新興烏克蘭革命文學的最優秀的創作家之一。

一八九一年七月生在哈科夫城瓦爾基鎮 (Valhi) 底一個車輪木匠的家庭裏。一九一五年他在陸地測量學校畢業，這學校給了他中等教育。自一九一六年起作爲一個砲兵隊底小官他參加了帝國主義戰爭。兵役滿了，走進革命軍底行列，那是在一九二一年。他

底文學生活開始在一九二二年，漸漸地逐年對烏克蘭文學有了貢獻。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了鄉村作家同盟『鋤社』（Pluh）。一九二五年從『鋤社』走出來，參加了新的文學團體普羅文學自由學院（Vilna Akademija Proletarskoj Literatury），直到一九二七年這團體受到清算時，他退了出來。他底初期作品描寫農村生活，這一期的作品就是『天風底信』和『賽跑』等；然後寫了一些以小城市和鄉村為題材的小資產階級的性質和泥土氣的短篇小說，在他底作品裏他又滲入了國內戰爭底浪漫蒂克的戰爭生活底描寫（如耶奴郎司之死，這篇有屈軼底譯文，刊在世界知識社編的弱小民族小說選內。）和歷史小說（如海上）。最後他把心力全放到描寫勞動階級生活去了（如我們底日子裏的故事）。

關於潘奇，批評家沙慕雷（Samuil）這麼寫道：『他自己表顯出他是一個地方的新生活的如何有才力的觀察者啊。他底一些優秀的作品，是用現實性去吸引讀者的。』另一個烏克蘭批評家索可立夫（Sokoliv）寫道：『潘奇底作品是烏克蘭文學裏最偉大的收穫。』批評家把他當作了敘事詩的年代紀錄底最優秀的代表者。他對於小說有特有的看法，他以爲小說不是人底生活的整個繼續的描寫。有時，他底小說不過是一段小小的插話，然而，他所寫的小小的插話卻在生活裏演着劃時代的任務。潘奇底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典型描寫，描寫羣衆，動作，和集體的情況，是他底獨長。作者把他們寫得彷彿是活的有機的一個東西，並不是好像把一些典型和面貌揉造在一起的各個分子。這種描寫在他底作品裏

表顯得最明顯的是那部天藍色的胡葱。這一個特徵使他底作品超過了其他烏克蘭作家之上。同時，彼得·潘奇又是世界語擁護者，他看到自己底作品被譯成世界語，感到十分高興。

這五篇小說都是根據世界語譯本重譯的。特卡楚克底三篇譯自樅林的喧嘈。由烏克蘭文譯成世界語的是尼幾丁（Nikitin）。彼得·潘奇底兩篇譯自耶奴郎司之死，世譯者是辛尼次基（Sini-cki）。這兩本書都是一九三一年德國來伯齊（Leipzig）『世界語革命文學出版合作社』（FKRELO）出版的。

被打穿了的佈告那一篇，曾和其他保加利亞等作家底短篇出過一個集子（一九五〇年，上海大眾書店出版）。其中意大利底西隆涅，已經在美國成了美帝國主義的幫閒文人。被打穿了的佈告這本書，我徵得書店的同意，決定在二版以後不再重版了。

翻譯，原來是我學習創作的一個方法。創作沒有學好，翻譯也沒有學精。今天能有機會把這樣的譯品再整理出版，只有感謝新社會給我的機會和朋友給我的幫助。尤其是王任叔同志，由於他底友情給我保存這些蹩腳的譯品達十來年。一九五〇年，在他出國赴任印尼大使前，我收到他給我寄來的一包稿件，附信說：『說來也是一樁奇蹟。一九四一年我離開上海，將許多書籍和雜稿，寄存在那時我辦的社會科學大學的學生那裏。這大

學吸收各方面的學生，其中也有在法院做事的。那學生把我的書都寄到一個圖書館去了。將雜稿就交給法院做事的，當作從「叛黨」搜獲的文稿，存在檔案堆裏。這回他們把雜稿寄回給我，中間有你的文稿。現在我檢出來寄還給你。」

對新社會給我的機會和朋友的友情，我是珍惜的。我曾經考慮，我這樣的蹩腳譯品是否對讀者有益。我仔細翻讀，覺得如果有別人的譯文，自己拙劣的東西，拋棄並不吝惜。但世界語譯本早已絕版（我自己底那兩本也早已失落了），根據烏克蘭原文的譯品恐怕一時也不易有，而這五篇小說雖不是偉大的作品，但多少還有一定水準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以我自己底水平來說，多少還能從他們身上得到一點補養。暫且出版，拋磚引玉吧。

我以此誌謝新社會給我的出版機會和朋友的友情。並盼望有世界語譯本的同志們給我批評，或借給我原文，幫助我修改。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天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在皖北潁上縣田鋪鄉校閱。

目錄

前記.....卷首

I · 特卡楚克

縱林的喧嘈.....一

被打穿了的佈告.....三

『奸細』.....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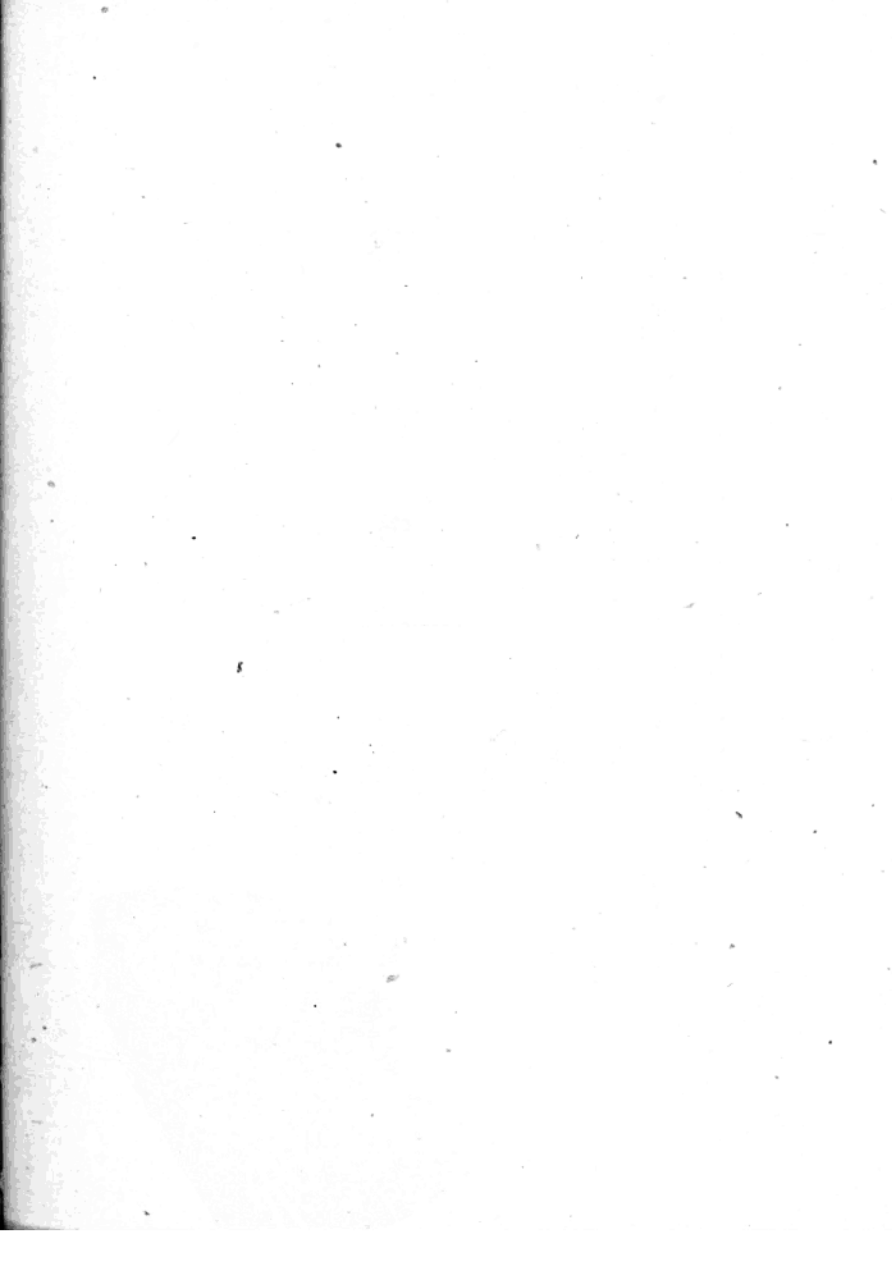
P · 潘奇

天風底信.....二九

賽跑.....一五二

樅
林
的
喧
嘈

I · 特卡楚克



『把大尉的徽章給你，算是給錯了！你不配它的，你不久可以向它告別了。』

瑟勃洛次基少校，在今天早會時，對司却而可夫司基大尉說了這麼些話。

司却而可夫司基大尉只是叮叮地碰着馬刺，畢挺的瞪視着少